

从“逃避主义”视角比较《麦田的守望者》和“兔子四部曲”*

黄泽富

(安徽工程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摘要】“逃避主义”是美国文学中最典型的主题之一。在美国二战后文学中,“逃避主义”主题表现得更加突出。该论文以美国二战后文学的代表作品——塞林格的《麦田的守望者》和厄普代克的“兔子四部曲”为例,分析“逃避主义”主题在二战后文学作品中的新的表现形式和在不同文本中的异同点,以及背后折射出的社会、文化现实。

【关键词】“逃避主义”;《麦田的守望者》;“兔子四部曲”

【中图分类号】I0-03;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4)01-0049-04

一、引言

“追寻”与“逃避”是西方文学中的传统主题。早在古希腊神话中就开始出现这主题,比如伊阿宋寻找金羊毛或者俄底修斯的传说,都是“逃避”与“追寻”故事的典型代表。美国文学继承了这一主题。美国文学中的“逃避主义”主题可以追溯到美国的早期移民历史。早期的欧洲移民为了“逃避”宗教和政治上的压力来到美国。从美国文学之父华盛顿·欧文的代表作《里普·凡·温克尔》中可看出,当主人公温克尔想要“追寻”的惬意而且安宁的生活不可能实现时,他就“逃避”到了与世隔绝的荒山,并且在那里得到了精神上的慰藉。

1836年,美国超验主义大师爱默生发表了《论自然》这篇著作。在这篇作品中,爱默生倡导人们要重回到自然中去,目的是在精神上得到重新净化,以达到完美的境界。当然在他看来,这里的自然是上帝的一部分,作为个体的人应该要回到上帝的怀抱中来。这样的“重回自然”的理论对当时及后来的美国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为美国人逃入自然的精神根据以及作家创作“逃避主义”文学的理论依据。

马克·吐温的小说《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也延续了这种“逃避主义”主题。哈克原来是密西西比河畔圣彼得堡镇上一个土生土长的农家孩子,后被一个富裕的寡妇收养。生性爱自由,讨厌束缚的他对沉闷刻板的学校教育非常厌恶,而讲究“体面”的资产阶级家庭式的“规矩”更是与他格格不入。为了逃避父亲的毒打,他最终流浪在外并遇到逃奴吉姆。“为了帮助吉姆逃跑,哈克决定和吉姆同乘木筏沿着密西西比河而下,逃入大自然。”因此“逃避主义”主题在美国文学史上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

根据作品中主人公的最终的“逃避”结果和归

宿的不同,美国文学中“逃避主义”主题归为以下几类:逃入自然;逃入虚无;逃入西部;逃入死亡。总的来说,美国二战前文学中“逃避主义”主题的特点可以概括为逃入自然以及逃入西部。主人公“逃避”中采取的“逃避”策略相对来讲比较简单。二战后“逃避主义”主题继承和发展了二战前“逃避主义”主题的一些特点,比如说,延续了以前的逃入自然和西部的特点,但另外一方面,“逃避”策略变得更加复杂化了。该文将比较“逃避主义”主题在《麦田的守望者》和“兔子四部曲”中的异同点,并且探讨其背后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等深层原因。

二、两部作品中“逃避主义”主题的共同特点——逃入虚无

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使得整个西方社会变成一片废墟,但是却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和作品。塞林格和厄普代克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延续了“逃避主义”主题。在他们的作品《麦田的守望者》和“兔子四部曲”中,主人公霍尔登和哈利的“逃避”都表现为逃入虚无。

曾在上世纪50年代叱咤风云的美国作家塞林格在他的成名作品《麦田的守望者》中描绘了一个自我困惑的青少年的形象——霍尔登。霍尔登因为学习成绩太差而被他所在的学校开除。之后他又不敢回家,只好流浪在纽约市街头。小说以细腻的笔墨勾勒出一个天真无邪的少年堕入颓废虚伪的成人世界中这样一幅令人深思的画面。霍尔登在小说中是一个典型的“逃避”型人物。他三天三夜的流浪经历堪称是一曲“逃避”和“追寻”的悲歌。考试的失利和父母的严威迫使霍尔登想离开学校和家庭,逃入纽约这个“文明”的都市。三天自我放逐式在街头的游荡和所见所闻使他发现外面的成人世界远比校园里的学生生活虚伪和庸俗的

收稿日期:2013-12-15

*基金项目:安徽工程大学青年科研基金项目“对美国当代小说中‘逃避主义’的研究”(项目编号:2010YQ024)。

作者简介:黄泽富(1982-),男,安徽合肥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美国文学。

多,简直令人难以忍受。于是,悲观厌世的情绪在他心里产生了,他决定逃往西部的大森林去寻求解脱,并且产生了要拯救天真的孩子使之免受像他一样堕落之苦的念头。对于一个活在理想世界的人而言,面对赤裸裸的现实,往往只有两条路:第一,与理想告别,向现实低头,变成一个普通人;第二,继续活在自己的美好里,被现实要么逼疯要么逼死。很不幸,霍尔登是第二种,迫于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他最终精神崩溃。所以尽管他和社会格格不入,痛恨种种丑陋的社会现实和虚伪的成人世界,但是他的结局很确定——他无处可逃只好逃入了虚无缥缈的世界。

“兔子四部曲”是厄普代克的代表作。主人公绰号叫“兔子”,也是个典型的“逃避”型人物。在“兔子四部曲”的第一部曲《兔子,跑》中,哈利首先是个“追寻”者和完美主义者。尽管小说中作者并没具体告诉读者他在追寻什么,他的理想究竟是什么,但是作者却通过对哈利的努力追求的描写,向读者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哈利对目前的生活状况肯定是不满足的。哈利在该篇小说中一共“跑”了四次。第一次“跑”是在一个夏天,哈利在下班的路上和一群小孩打了一会篮球,重现找到了当年的风采。比赛后,他自信大增,决定好好生活和工作。但是回到家里之后,看见有身孕的妻子珍妮丝一边在喝酒一边还在看幼稚的儿童表演节目,屋子里却杂乱无章,凌乱不堪。看到这种场面后,哈利在极度恼怒之中取了车,然后驾车沿高速公路而去,简直就像逃犯一样。第二次是在妻子生孩子后,由于性生活的不协调,哈利又一次跑了。第三次是妻子喝醉后,给孩子洗澡时不小心将孩子淹死在澡盆里。哈利回家参加小孩的葬礼,在葬礼进行一半时跑了。第四次是哈利到其情妇鲁丝那里,由于受到新的刺激又跑了。从四次“跑”中可以看出,每一次“跑”的背后都包含着主人公哈利的极度痛苦和万般无奈:他厌恶没有感情的婚姻又无法选择自己的人生;他痛恨世俗生活的虚假却又无法实现自我价值。作为完美主义者的哈利,在当时的美国社会大背景下,或者麻木的死去,或者不负责任的“逃避”,别无其他选择。小说结束时,哈利除了继续逃跑之外,别无其他万全之策。在现实面前,他只能漫无目的“逃避”着,只有虚无缥缈的世界才是他的最终归宿。

三、两部作品中不同的“逃避”策略

尽管“逃避主义”主题在《麦田的守望者》和《兔

子,跑》中都表现为逃入虚无,但是两主人公所采取的“逃避”策略是不一样的。在《麦田的守望者》中,霍尔登采用了“讽刺”策略;在《兔子,跑》中,哈利采用了“自恋”策略。

在《麦田的守望者》中,霍尔登是个含“金钥匙”出生的富家子弟,来自于纽约一中产家庭。他性格不但敏感而且叛逆。他痛恨那个他学习的学校,因为那里的学生行为粗鄙、思想肤浅、聒噪张狂,还有很多不齿的不良嗜好。而霍尔登自己最终在经历了多次考试不及格后,也被学校开除。虽然霍尔登的学业不好,但是,成长并不是一件能简单用标尺衡量的事情,毕竟他的内心是善良简单的。在历史考试中,他自知自己不可能通过考试,为了安慰斯宾塞老师,他特地在试卷上留了一封短信。可就是内心如此单纯善良的霍尔登在退学后,在与斯宾塞老师告别的时候,他却不顾霍尔登的尴尬,当着霍尔登的面大声地把之前的短信给读了出来。从这里看到,在霍尔登眼里,他生活的这个社会是个充满讽刺和荒诞的社会。他深感自己与社会格格不入,他看不惯这个荒诞社会的一切。他愤世嫉俗,并把这作为他“逃避”这个社会的唯一手段。

在他看来,一切都是“假里假气”的。他用了四十多个“假里假气”来发泄他对这个荒诞社会的不满。他就读的潘西中学在其宣传广告中总有个棒小伙子骑马跨越障碍,骑马小伙的下方总是印着一行字:“自从一八八八年起,我们一直致力于把男孩培育成出类拔萃、善于思考的年轻人,”而他们在潘西中学附近从来就没有看见过马。对于天真无邪的少年来说,他们骨子里就对自然和动物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情。少年们单纯诚实,而且思维和逻辑不同于成年人。学校附近其实从未有马,这就给予他们一种受到欺骗的感觉。他们感觉到这个社会充满了欺骗和虚伪。霍尔登看不惯这一切,他只有用“讽刺”的方式“逃避”这充满荒诞的社会。

然而,在《兔子,跑》中,哈利是一个超级完美主义者,甚至是个自恋狂。在某种程度上,他已经自恋到把自己的形象和和行为神圣化了。在小说中,哈利的妻子珍妮丝是个邋遢的女人,而哈利却是热爱干净整洁;哈利自己戒酒戒烟,而珍妮丝却正相反,这又形成了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珍妮丝也会出现这样的抱怨:“老天爷,你不喝酒,现在又不抽烟了,你想干什么?当圣人?”正是这无心之言揭示了在珍妮丝的潜意识里,哈利的言行举止已经和这个世俗社会已经格格不入了。

哈利之所以自恋是因为过去的他也曾经风光:

校篮球队的明星球员,又有美女相陪,走到哪儿都能得到众人的关注。可是,现今的他工作平平,没有起色,养家糊口都难以解决,加上又遇到家庭危机。巨大的心理落差显然让哈利非常焦灼和痛苦。但是,即使大环境嘈杂繁芜,他仍坚持自己是与众不同的,依旧恪守着有序整洁的原则。比如,他对穿着十分考究,穿衣非常整洁干净。“他喜欢那些整装去教堂的人:魁梧的男人们穿着烫过的西装,这使得他冥冥之中感觉到的那个看不见的世界变得实在,更体面”。在哈利的潜意识里,他早已把具有世俗特征的服饰和精神上的完美联系在一起。因此,在小说中出现很多次哈利换衣服与整理衣服的片段。然而现实生活能够让他表现自恋和感觉与众不同的机会无非只是:不抽烟,不喝酒,把衣服整齐的挂在衣柜里,等等。因此,哈利的“逃避”策略是他的自恋情结。他只能一个人在那里孤芳自赏,无法融入现实的社会生活当中去。

四、两部作品中主人公在“逃避”中对美国梦不同的诠释

“1620年11月,‘五月花号’号轮船载着100多名渴望在新大陆重建家园的英国移民来到北美,美国的历史也就从这里开始。”来到新大陆梦想着建立新的伊甸园的美国先辈们凭借着清教徒们的宗教热忱和勤俭节约,撑过酷寒严冬,在蛮荒之地打拼出一片天下,这种埋头苦干白手起家的精神早已成为世界楷模,只要努力就会实现梦想,这也就是他们所自豪的“美国梦”精神。三四百多年来美国凭借这股冲劲造就了很多传奇英雄,也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使美国在短短两百年内变成世界首富与第一强权大国。随着社会的渐渐前进,“美国梦”慢慢发展成为相当矛盾的字词,既代表了勤奋努力去实现梦想的励志精神,也沦入了现实世界中一味追求物质享受,坐享其成的白日梦。在霍尔登和哈利的“逃避”中,他们对美国梦进行不同涵义的诠释。下面一段话节选自《麦田的守望者》的结尾:

“我看这话问的真蠢,我是说在还没做一件事情之前,又怎么会知道将来怎么做呢?我的回答是:不知道。我觉得我会,可是我又怎么能知道?我敢说,这话问得蠢。”

这段话不但是“逃避”中的霍尔登的行动精神的最集中体现,而且也是作者对美国梦的内涵和意义的探讨。霍尔登的话明确告诉读者,等到需要做什么的时候,他肯定会做什么,尽管他并没有准备好做什么。这体现一种积极进取的处世哲学:无论生活多么艰辛,或是经历了多少次失败和挫折,人

都要勇敢的去面对生活并坚强的活下去。霍尔登身上依然奔流着美国人先辈们那种勇于冒险、勇于斗争和不甘失败的行动精神。霍尔登的梦想是美国早期移民的美国梦的真实写照。

在“兔子四部曲”的前两部,哈利过着拮据和贫穷的生活。到第三部曲《兔子富了》时,哈利终于富了,但他富得出人意料。他不是白手起家,而是继承了岳父的产业。在油价高涨的全球石油危机风暴,哈利代理日本丰田汽车。结果,他赚翻了,变得一夜暴富起来。“他喜欢圈内人向他点头哈腰,因为自高中毕业以来人们一直瞧不起他,视他为粪土。”尽管哈利自己心里有数富不应得,但他也颇能享受富裕带来的各种享乐:去异域海边度假,和朋友打打高尔夫,成为俱乐部成员等等。他的故事似乎是美国这一代人发迹的复本:理所当然的继承上一代人积累的财富,坐享其成。在哈利看来,他实现了他的美国梦——物质上的成功和满足。他的美国梦就是富裕梦和物质上的享受,其实是一种扭曲和畸形的美国梦。这种美国梦注定要破灭。

于是讽刺的是,在第四部曲《兔子安息》中,外表壮硕纯是虚有其表,哈利的心脏负荷不了,只得偷偷吞药。老天跟他开了个玩笑,给他一个败家子报应他。他的儿子纳尔逊害得哈利生不安心死不瞑目,“这孩子如同压在他胸脯上的一个负担”。哈利的美国梦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兔子安息》里的美国梦意识还遭遇另外一个严重打击。日本丰田汽车老板岛田先生来视察,非常不满意业绩,因而撤销代理权。这个老板批评哈利近年来的举动就像个小老弟,产业界什么也不生产,就只有靠并购和巧取豪夺,没教养,缺乏自制和自律,自由泛滥。厄普代克一向不好讽刺,在这里他可是讽刺得淋漓尽致。从这个虚构的外籍人物嘴里,厄普代克说出自己心里的话,言所欲言的批评自己同胞。厄普代克抒发了怨气,他长久以来观察到像哈利一样的美国人的坏习惯、没教养、滥用自由、个人主义、自私自利、自我膨胀、自以为是、彼此不尊重等等。厄普代克失望于像哈利一样的美国人不自重,辜负了列代祖先的期待,没有好好把美国梦的优良传统传承下去。总的来说,在哈利身上只能看到一种畸形的美国梦或者是美国梦的扭曲变形。在这种意义上,他对美国梦的理解和诠释与霍尔登完全不同。

五、结语

整个西方文明在千年中就是靠基督教的价值

体系所维持的。但是尼采自称杀死了上帝。“宣布上帝的死亡等于将其支柱摧毁,西方文明也随之坍塌。”现代的社会是支离破碎的荒原,到处是荒凉和无生命,介于生与死之间的危机感无处不在,作为个体的人处于空虚和绝望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民众的思想陷入混沌不清的状态,上帝在战争面前已经显得无能为力,上帝的神圣性在民众的心目中大为降低。这一时期,上帝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沦落到虚无。二战后再次爆发的朝鲜、越南战争使得美国社会生活更加陷入一片混乱状态。科技的发展也出现了“异化”倾向,人们开始嘲讽世界的荒诞不经。社会道德沦丧,人欲横流。

“二战后美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出现的一些事件,决定了美国社会不是欢乐的社会。50年代生产力的突飞猛进和市场的极度繁荣掩盖不了内在

的骚乱、怀疑和不安定因素。”这期间有些青年看不惯这虚伪的社会,想推翻它却找不到一个合理的替代品,由于找不到一条更加光明的出路,只好以消极的方式对现实进行对抗。他们在美国历史上被称为“垮掉的一代”。此外,文坛也涌现了一批被称为“迷茫的一代”的作家,在现实法则面前,他们选择回归文学,诉说美国梦的幻灭,青年对于未来的迷茫。曾经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美国梦如今对一些人来说似乎变成了一场噩梦,而对于那些作家们,往往探索不得便痛苦。如最后选择自杀了的海明威与杰克·伦敦。总的来说,二战后的美国文学中笼罩着浓厚的怀疑主义和悲观主义。因此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逃避主义”主题在二战后产生了新的表现形式,并且在不同的作品中,他们又有各自复杂的特点。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李宜燮,常耀信.美国文学选读(上册)[M].南开: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
- [2]J.D.塞林格.麦田的守望者[M].孙仲旭.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
- [3]约翰·厄普代克.兔子,跑[M].李力.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
- [4]史志康.美国文学背景概观[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 [5]约翰·厄普代克.兔子富了[M].韩建中.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
- [6]约翰·厄普代克.兔子安息[M].屠国元,张跃军.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
- [7]洪增流.美国文学中上帝形象的演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The Catcher in the Rye* and “Tetralogy of Rabb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scapism”

HUANG Ze-f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hui Polytechnic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0)

Abstract: “Escapism” is a typical theme in American literature, which is especially prominent in the post-war literature. By analyzing *The Catcher in the Rye* by J.D.Salinger and “Tetralogy of Rabbit” by John Updike, this paper tries to explore the new manifestation of “escapism” after WWII and its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in different literary works which reflect the particular social and cultural realities.

Key words: escapism; *The Catcher in the Rye*; Tetralogy of Rabbit

(责任编辑:周锦鹤)